

唐朝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邹紫聆

(黑龙江外国语学院 150000)

从古至今,女性形象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众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唐代诗歌当中。唐朝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同时也迎来了包括诗歌等艺术形式的全盛时期,唐诗的内容、艺术形式和写作手法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其中,唐诗中的女性形象也随着时代的特征发生了变化。

从唐诗的发展来划分,可以大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部分,虽然这样的划分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总体上可以说明了唐诗的发展和唐王朝发展的关系,因此一直被沿用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社会的发展,每一个阶段唐诗中的女性形象都有着相应的特色。特别是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天马行空,文采斐然的诗人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的是丈夫远征,独守空房的思妇、有的是无依无靠,深宫寂寞的妃嫔、有的是风华绝代、名动长安的歌舞伎、有的是采桑纺线,躬耕田垄的农妇。她们的一颦一笑,在诗人的笔下都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下面,本文将一一列举各个时期典型的女性形象做详细分析。

一、初唐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许多学者认为,初唐与盛唐的分界线为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那么由此类推,唐高祖武德时期近百年便是初唐,这个时期的唐诗还处在对齐梁诗体的改革和规范当中,所以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来看,初唐诗歌相较于其他时期的都处于低谷。

初唐时期,经过了唐太宗、唐高宗、以及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治理,唐王朝的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繁荣发展。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此时较为著名的诗人大多是朝廷大臣,所做的宫廷诗歌有相当一部分是为阐释皇帝的政治思想而作,另一部分则是歌颂太平盛世、王朝教化以及万国来朝的煊赫场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一方面以宫廷中女性的生活、体态为主要内容。另一方面,以描写市井的歌舞伎生活起居为主。因初唐上官体的逐渐兴起,在诗歌的创作形式上也更加讲究用典、对偶、声律。

描写宫廷女性的诗句,例如上官仪的《江王妃挽歌》中“黄鹤悲歌绝,椒花清颂馀……”用椒花和黄鹤来形容地位尊贵的女性。还有宋之问的《息夫人》:“可怜楚破息,肠断息夫人。仍为泉下骨,不作楚王嫔……”此诗中描述了以为即时国破家亡,宁可埋骨地下也不委身于敌国的宫廷贵妇形象。还有武则天自己所作的《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此诗为武则天在感业寺出家所作,诗中尽诉当时的武媚娘对唐高宗的思念、以及自己的愁苦之情。除此之外,上官仪的《王昭君》:“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描绘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人物王昭君,在诗句中更是描绘乐昭君在塞外满心惆怅不能释怀,便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琴声之中。苦苦的等待汉朝信

使能够为他带来好消息,可是等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失望,最后只能将自己的泪水洒入天上的白云这样一个牺牲自身换取国家和平,忍受他乡风霜之苦的女性形象。另外在初唐时期,“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和骆宾王的诗歌同样是在描写大唐盛世的盛景下,都提到了同属一个群体当中的女性形象:歌舞伎。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媚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啜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这首诗当中从妆容、神态、衣着等各个方面来对街头市井或豪门中的歌儿舞女。这样的诗句对我们现代人研究唐朝的时期的社会也有一定的帮助。

二、盛唐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盛唐是唐诗发展的最高峰,南宋文学批评家严羽的《沧浪诗话》中提到这一段时期被称作“盛唐气象”。这一时期的诗歌经过初唐几个阶段的发展,诗人们对“建安风骨”的认识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一段时期名家辈出,诗人用他们或卓越雄浑,或万婉转悠扬的笔调,塑造了更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初唐的女性题材依旧蓬勃发展,而且在同一时段,诗中的女性形象相对于初唐也有所改变。

一方面,初唐盛行的以宫廷女性为题材的诗歌继续发展,例如杜甫的《丽人行》,这首诗从衣、食、行三个方面写了杨氏兄妹出行的盛大景象:“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褭稳称身。”诗歌的上半阙借“丽人”代指杨贵妃与其兄身边的如云的侍女们。这几句的描写仿佛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个面容姣好,气质不凡,身着华服的女性形象,后半阙又从饮食、神态等多个方面来描写当时杨妃与其兄声势浩荡的出游场景。还有我们很熟悉的李白的组诗《清平调》,其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更是成为了形容美女的千古佳句。再例如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塑造了一位嫁入高门贵族,青春年少,每天寻欢作乐的贵族妇人的形象。

另一方面,盛唐时期对女性的关注由外在逐渐向内在转化。由于天宝年间,唐朝统治看似一片祥和实际背地里危机四伏,政治、社会上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天宝十四年,更是发生了被称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的历史事件“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征妇、思妇、怨妇等形象跃然纸上,在描写上也从之前的重外在转化为关注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王昌龄的《西宫秋怨》、《西宫春怨》透过各方面表现失宠妃子的仇恨与怨念。另外,征妇的形象在盛唐诗女性形象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例如王昌龄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虽诗题为“闺怨”,但诗中第一句却说“不知愁”。正是为了作者更好的叙述诗中少妇从“不愁”到“愁”的心里变化,

又通过街上柳树的颜色想起自己思念的丈夫,从而引出最后一句诗所说的后悔让丈夫在战场上追名逐利。还有王昌龄的《青楼怨》:“香帏风动花入楼,高调鸣箏缓夜愁。……”讲的是一位以琴声寄托相思之名的妓女。杜甫的《佳人》则塑造了一位家道中落、遭夫家遗弃,身居幽谷的美人形象。盛唐时期的女性题材诗歌数量不多,但是形式内容与写作手法的逐步完善也成就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中唐诗歌中的女性形象

盛唐到中唐的过渡时期,由于平定安史之乱之后的小规模战乱冲突不断,之前的“盛唐气象”已经不复存在。唐诗的发展像是唐朝本身的发展一样逐步走向低谷,从大历年间到贞元年间,诗歌的总体风貌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到了中唐时期,各大诗派逐渐形成特有的艺术风格。

中唐时期的张籍沿用了古老的征人思妇题材,创作出《征妇怨》:“……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更加具体惨痛的描写了在当时内外交困的社会背景下,征夫的妻子在家中的艰难,以及作者同情百姓疾苦,希望战争早日结束的迫切期盼。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触及到中唐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诗歌,不得不说的就是白居易的一些新题乐府诗,其中最著名的两首就是《长恨歌》和《琵琶行》。《长恨歌》讲的是杨妃从进宫承宠,到被唐明皇赐死马嵬驿,再到明皇对杨妃的思念。那么《长恨歌》中的杨贵妃的塑造又与其他诗人笔下的有哪些区别呢?前人描写杨妃的诗或赞美她的容貌与舞技,或说她生活奢靡,祸国殃民。但在《长恨歌》最后一部分,作者借助对虚无缥缈的仙境的描写虚构了杨妃在仙境当中的寂寞聊赖与对明皇的思念。这可以看作是作者赋予了杨贵妃一个忠于爱情的美好形象。另外一首《琵琶行》则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一名琵琶女的身世,诗的第一部分,运用各种视觉化的声效来衬托主人公演奏琵琶的高超技术。第二部分是通过琵琶女讲述自己的悲惨命运。第三部分是作者由市井娼女的命运引发作者对自己仕途的兴衰之感。这首诗作“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写作手法,更加符合中国古代所倡导的“朦胧美”。再通过富家子弟与琵琶女嬉戏歌舞的场景进一步的凸显女子的年轻貌美。与最后女子对自己悲哀身世的诉说形成鲜明对比。还有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塑造了以为早年入宫。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见过皇帝的悲惨宫女。总体来说,中唐时期的女性人物形象由单一转向多变,走向女性内心深处世界。

四、晚唐诗词中的女性形象

晚唐时期的诗歌相较于以前的诗歌,无论是在精神境界、表现构思、手法用词等各个方面都逐渐走向低谷。那时的晚唐国运衰微、社会动荡,诗人们的思想也随着社会我的现状产生变化。由此产生了晚唐时期诸多描写女性及其内心世界的佳作。他们有的是低层受难的劳动人民,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民族英雄,更有不问世事的歌儿舞女。这些形象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现状以及诗人的所思所想。例如杜牧的《题木兰庙》当中举出了两个经常在唐诗中被提及的历史女性形象:昭君和木兰。一位是替父从军,上阵杀敌的巾帼英雄,一位是大义凛然,委身和亲的宫廷女子。这两位虽

然看起来处境与动机有着明显区别,但是目的却都是为了家国安宁。这首是中的细节描写足可见作者对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大唐的担忧,正应了那句“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正是作者蕴含在诗中没有直接表达出的深刻蕴意。除了历史人物之外,晚唐诗歌当中还塑造了许多底层的劳苦大众的妇女形象,例如秦韬玉的《织锦妇》描绘了织锦缎的女工们被豪门权贵压榨,没有时间装扮自己,每天都在繁重的织布中度过。与之相似的还有杜荀鹤的《蚕妇》:“粉色全无饥色加”养蚕妇女们饱受生活的摧残,脸上血色全无。以及来鹄的《蚕妇》:“晓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若教解爱繁华事,冻杀黄金屋里人。”养蚕的妇女每天都很辛苦,花开的时节也不能去休息赏玩,但是真的如果教会了她们赏花游玩,那就得冻死那些等着她们缫丝织衣的贵族小姐们了。诗人在塑造辛苦养蚕的妇女的同时,又透露出对贵族阶级的游手好闲的厌恶之情,歌颂了劳动者们的作为。在晚唐时期描写艺伎生活的诗也不在少数,但比起之前诗人对艺伎的外贸衣着与淫逸放纵的生活的描写,晚唐诗人跟偏向于将他们的身不由己和真挚的情感做诗篇。例如杜牧的《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悲伤地坐在镜子前,谁又再同“我”一样惋惜逝去的年华呢?”还有杜牧的《赠别二首》:“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第一首描写了一位活泼明艳的歌妓形象,第二首则是作者与歌妓互通情愫,不舍得离别的场景。

结论

任何的文学作品中都不缺乏女性形象,她们即有时代特色,又有自身不可磨灭的性格特征,而在唐朝这个政治经历文化看成我国古代顶峰的时代,唐诗中的女性形象又作为中国文学历史中璀璨的明珠。她们深刻的反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风情,在这个相对开放的封建社会,源源不断的为唐诗注入新鲜的血液。形成中国文学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李洁.唐诗中的典型女性艺术形象评略[J].名作欣赏,2019(18):77-78.
 - [2]胡晓楠.论晚唐诗中女性的“幽怨”形象[J].长江丛刊,2018(13):57.
 - [3]周思思.穿越大唐的缕缕芳魂——唐诗中的女性形象述略[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12):1252-1258.
 - [4]陈佩枝.盛唐诗歌中的盛唐女性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6.
 - [5]黎光英.晚唐诗女性形象简论[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3):96-99.
 - [6]张文生.唐诗中的女性形象[J].锦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02):69-73.
- 2020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OBE理念下师范专业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研究”。项目编号: SJGY20200662